

「而已而已」的「小红学家」

□ 马瑞芳



>> “我的文字没你的清丽”

我称李希凡“大师兄”，红学界好多非校友，包括他的部下，背后也称他为“大师兄”，当面则喊“老李”、叫“希凡”，极少有人称“李院长”（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）。多有趣！年龄够大，官职不低，却鲜有人拿他当“官”，视为天生有义务呵护弟妹的兄长。而李希凡不计回报，管这管那，好像欠着大家。

渐渐熟悉后，我发现早已是大人物的“小人物”胸无城府、幽默风趣。

他发表我的《鬼狐史与青云路》前有封信说：“你的大作已发排，我看可以了，只是有句外国话看不懂：‘以至译成十几种语言的三十几种语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’，请加以诠释。”这岂不是大学问家嘲笑文字不严谨的小作者？

刚开始与李希凡通信，我尊称“大学长”，他称“瑞芳同志”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来信称“瑞芳大学长”，我大吃一惊！信中说：“其所以改称‘学长’者，概因逐渐感到，戴上这顶大帽，其实弊多利少，甚吃亏也。”又说“大学长的稀世之作在敝报也是备受吹捧的”。毕业早十几年倒过来称“学长”，把晚辈习作叫“稀世之作”，纯粹拿穷人开涮！我当即回信抗议，结果换来个“瑞芳大师兄”称呼，且说：“我因为觉得当大师兄、大学长之类，很不快意，不免加之别人以为乐，阁下既然气得要骂，我目的已达，当不悔改。”

一封封信更令人啼笑皆非：“瑞芳大学长：忽然发现这名字真俗气，属于贾雨村贬荣国府不脱俗套之列，殃及令尊大名医，哪怕给女儿起个药名也好，偏是瑞啊芳的，人哪有那么多光和香？”

我回信反唇相讥：“本人名字当然俗气，老爹怎么不给我取个‘巴豆霜’、‘王不留行’？大师兄名字多超凡脱俗？只是千万不要让您的合作者蓝翎师兄念，他用山东普通话一喊，‘希凡’成‘稀饭’，‘稀饭’者，山东人谓之黏粥也。”

大师兄时时诲人不倦，就在挖苦我名字的同一信里，又批评我某文章“庄谐处理总是不当，在要紧处来几句‘诙谐’，使人如芒在背，近似贫嘴，要知这也并非东坡家法，如属大学长管理范围，一定动以刀斧”。

“大学长”帽子又自动回

他头上。不久，真对我的文章动以刀斧。

上海开红学会，我钻研几个月写篇文章论贾母。在去淀山湖大观园参观路上，周汝昌先生向大画家刘旦宅介绍：这是山东大学马老师，她的《古今中外一祖母》，我好几年没见这么好的文章了。小讲师忽受大专家赞赏，找不着北的我在饭桌上向师兄们吹起来：“本人文章受周先生表扬。”马国权师兄先泼冷水：“别得意忘形！你受周先生赞扬，因为你跟他观点相同，你如果肯定后四十回，他会说从没见过这么糟的文章！”李希凡干脆嗤之以鼻：“什么‘古今中外一祖母’？一点儿阶级观点没有！要知道，贾母是封建社会的宝塔尖！”我一听，两位师兄言之有理，尤其“宝塔尖”论，多好的观点！马上加到我的论文里！

会后，《红楼梦学刊》编辑杜景华想发我的文章，编委会讨论意见报到主编李希凡那儿，他写信说：“你的大作‘一祖母’，学刊编委有些意见，觉得颂多批少，我们总是阶级论者，请酌改。”文章发表时题为《一个丰满的老妇人形象》，我“吃了泰山不谢土”大加讽刺：“大主编给换个多没趣的题目！《红楼梦》的影都没啦，加到英国十九世纪小说人物或英国女王头上都成！”

也是那次会上，李希凡跟几个人聊天，说起我，“她的散文漂亮，蒲松龄传记也写得优美，红学论文嘛——”我的耳朵竖起来，想从大红学家嘴里听到“有新意”至少“也不错”，没想到他说，“清丽而已！”

我应声说：“你呢？连清丽也不清丽，只有‘而已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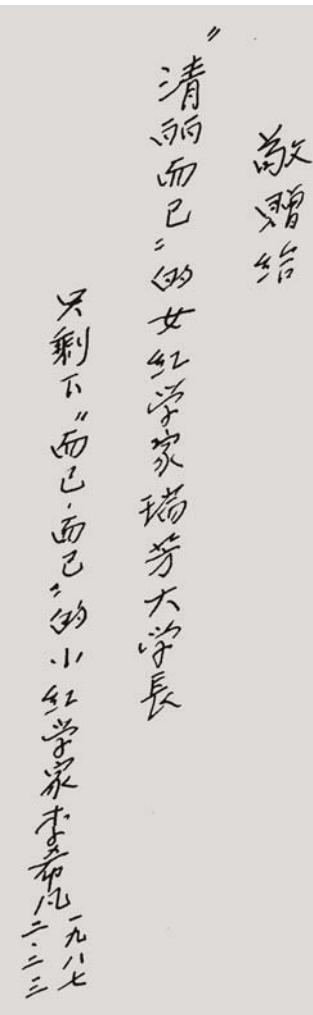
李希凡哈哈大笑。国权师兄教训：“小马不许犯上作乱！”

我“犯上作乱”是跟人学的，有位早我几届的师姐这样问候：“大师兄也来参加红学会？你懂《红楼梦》吗？”得到回答：“略知一二，忝陪末座。”

不久我见到中国红学会首任会长吴组缃教授，跟他复述李希凡和我的对话，吴先生笑了，说：“李希凡的文字确实没你的清丽。但他为人非常好。”

再见到李希凡，我把吴先生的前一句话告诉他，故意吞掉后一句。

“吴先生说得对，我的文字没你的清丽。”李希凡说。



“走”，我们都还没充分利用大师兄呢！

年近花甲查出糖尿病后，李希凡三十多年活得好好的，全靠大师姐徐潮精心照顾。他们郎才女貌，神仙伴侣，是山大中文系一段佳话。“一生只爱她一个”，李希凡说得出做得到。当年大师兄“浪漫恋爱”，后来把仨娇女笑得肚子疼。

徐潮聪慧纯真、容貌秀美，在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，李希凡只不过是她若干仰慕者之一，既没成名又不懂死缠狠追献殷勤。上天垂爱，因李希凡要参军，求得张美人照，题：“珍惜她吧！徐潮。”因视力不合格，李希凡参军未成，另一位获准参军的仰慕者对李希凡说：一直喜欢徐潮，现在走了，没法跟你争，要她张照片都要不来！李希凡义字当先，照片慷慨转送，说：“学校这段生活你就忘掉吧！”没想到那哥们儿马上拿照片给徐潮看。徐潮气得脸煞白，含泪怒冲冲立逼李希凡要回照片。李希凡腆着脸要回照片送女神检查。徐潮想抢回来，却被抽手跑掉。此后一个多月徐潮对“傻大个”不理不睬。李希凡嗟叹：“垮啦！”因此得一外号曰“垮兄”。

徐潮大师姐称我“小马”，给我写过几封信，她研究中国服饰颇有建树。

1981年李希凡到山大开校庆会，因没带烟，托人找，顺便聊起“惧内”轶事：“我可不像某某，我在家大吼一声，她们(妻女)都得给我匍匐在地！”刚吹一句，又嘱咐，“烟卷找三盒就成了，回家就不让抽了！”学弟们哄堂大笑：在家想抽烟何不“大吼一声”？

大师兄在家最受照顾也最谦和，服从领导听指挥，是好夫君、好爸爸、好阿爷。对夫人，不敢惹；对女儿，惹不起。我发现，在外叱咤风云、风光无限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在家中多半如此。在外边翻不出筋斗的角色，在家中才勇做“八步大王”。

2012年大师姐徐潮病逝，我送副挽联，大师兄的孩子们认为“得体”，被挂在告别厅两侧：

将门淑女治服饰弘扬国粹
儒家俊秀相夫婿成就事业

最后两字我写“伟业”，大师兄改为“事业”。什么时候啦，还如此谦虚谨慎！

>> 红学泰斗

山大骄傲

庆“风景依旧”。我说：“校长像粉丝陪吃饭，大师兄得给研究生开‘小灶’！”

我家客厅挤下十几名学子，跟我家“家长”研究当代文学的，跟我研究古代文学的，研究生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，听大红学家、文艺批评大家授课。不管研究明清文学还是研究当代文艺思潮，对莘莘学子来说，都是“极其难忘的一课”。

多年来，李希凡给母校办事，成常态；给校友帮忙，是应该；帮了忙再自掏腰包请吃饭，成常事，因为“我工资比你们高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牟世金老师找我，希望介绍入中国作协。我说：学生岂敢介绍老师？恰好张光年（光未然）同志来

济，经我商请，答应推荐。入中国作协需要两位会员推荐，我又给李希凡写信，很快得复：“牟师弟虽久闻其名，读过其文，却并不相识……已签意见转送光年同志。”

不仅支持母校校友，还千方百计帮助学界朋友，是李希凡在红学界、学术界得仁厚长者之称的原因。北京的红学家给他庆九十大寿，李希凡成“固定风景”，朋友们排着队，分别跟他合影。不管什么学术观点、什么来头，高也好，低也罢，亲也好，疏也罢，多少人受李希凡无私帮助！组织推荐文章，组织推荐书稿，写序写评……今年重阳节红学界朋友又照此办理。李希凡发现有位该到未到，就打电话问候：“村长今天怎么

没到？你文笔好，对曹雪芹资料熟，多写写。”曹雪芹纪念馆馆长李明新，被冯其庸、李希凡谐称“黄叶村村长”。

红学是显学，权威们却经常观点不同，有时甚至水火不容。有次接见外宾，W先生一见Z先生进门，拔脚就走，“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！”Z先生自认受不平待遇，拿拐杖猛擂书房地板，楼下是名分在其上的F先生书房……红学界简直比《红楼梦》本身还热闹！而不管什么观点的老先生，领导红楼梦研究所的“李院长”都真诚尊重，排忧纾难。

10月29日凌晨，李希凡对女儿说起妻子，叹息：“走了六年啦！”说罢，安然入睡，几分钟后，呼吸骤停，飘然而去，跟爱

妻天上再续仙缘。

哲人其萎，栋梁其摧；钧天广乐，戛然而止。

李希凡长逝，在红学、文艺批评领域留下的空白，无人可填补。

方方面面铺天盖地的追思，写出真情，道尽人生。

两位前文化部长这样写：

贺敬之：“痛悼有大作为的‘小人物’、举红色旗帜的红学家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李希凡同志。”

王蒙：“沉痛悼念李希凡同志去世，他的为人为友为文，永志不忘。”

在我心目中，不管活着，还是离去，李希凡都是才学如山、胸怀似海、谈笑风生、宽厚祥和、可敬可爱的大师兄！